

開放文學 – 英雄傳奇 – 林公案 第七回 訪能人酒客說真話 受愚弄乾役人牢籠

且說林公告養歸家，被張保仔密遣李彪去行刺，飽受了一場虛驚。紅娥當夜雖然把李彪嚇走，自知不是對手，倘然刺客同著幫手再來，非但自己性命難保，連帶義父也危險萬分，就把心事直告林公，說明此間住不得，只有暫時秘密移居親戚家，方保無虞。此時林公的父親病已告痊，也叫林公借居岳丈家中，鄭夫人也竭力慫恿，林公拗不過眾人，便秘密移往鄭公館，安居半年。一日奉到上諭，補授淮揚道，不必來京請訓，著即赴任。

林公遂挈鄭夫人動身赴任。那淮揚道衙門在清河，林公先到南京，見過孫寄圃制軍及石振聲藩司，然後往清河接任。周保緒得悉林公補授淮揚道，即向周漕督托病辭職，仍至林公處辦理文牘。林公侍以義婿之禮，與紅娥同居別院。淮場一帶，最多私梟，明目張膽，猖獗非常，雖有兩淮緝私營，不過奉行故事，每季和梟匪接洽，交出幾船稅私鹽，緝私統領就可銷差，倘若認真辦理，派水師兵船，駐泊海口，截擊大幫販私船，梟匪人人拚命，總把官兵殺得大敗；勢炎滔天，弄得緝私營兵丁畏匪如虎，不敢拿捉，兩淮鹽稅因此年年短少。江督孫寄圃素知林公膽略過人，辦事認真，專折奏請，調林公補授淮揚道。林公到任以後，即與保緒商量整理鹽政。保緒說道：「大小梟匪，不下數十幫，一網打盡，頗非容易，只可一面招募緝私小隊，勤加訓練，使成勁旅；一面向督轅請領槍炮，並探明大幫鹽梟頭目姓名和出沒所在，設法誘捕，方有肅清之望。」林公稱善，馬上備文，稟准江督，然後出示招募小隊三百名，委保緒勤加訓練，不及兩個月，已成勁旅。林公另編二十名偵緝隊，四出哨探。那時大幫梟匪頭目，最兇悍的叫做煎海乾方老哥子、鬧海夜叉李八、海虎劉歪嘴，三人手下各有一千多匪黨，百十來號小艇，每次裝著私鹽進口，都用炮艇開路護送，如入無人之境，向下水關往通如、崇海、江常、太寶等處銷售。以西麻鎮為根據地，停泊在那裡的私鹽船，約有三四百艘。林公心想：手下只有三百名小隊，二十艘槍船，兵力單薄，哪裡敵得過數千鹽梟呢？只有用以毒攻毒之計招降一、二大幫，命他們去剿滅各幫，除此別無辦法。保緒也很以為然。林公當即派偵緝員楊春生，前往方、李、劉三梟匪處接洽，不料春生幾乎被李八所害，虧得方老哥子相勸，說他來招降並無惡意，願降不願降，他也不能相強，我們也不當傷他性命。春生才得狼狽回衙，向林公稟明前情：梟匪都是青紅幫中人，誓同生死，不肯自殘同類。林公聽說，曉得以毒攻毒之計難行，便與保緒密商。保緒說道：「只有設法誘捕，現在梟匪已有準備，急切不能得手，寬假時日，別作計較。」林公也知欲速不達，只好暫時擱過一邊。每遇空閒，就出外探訪民情風俗。

那一日，行經城外遇雨，路旁恰有一家酒店，林公便走入店中，一面喝酒，順便避雨。坐了一會，喝了幾杯，忽見門口進來一人。全堂酒客，一見此人，盡行起立招呼，有的稱他頭兒，有的稱他老伯，當下店主人就招呼他到賬桌上坐下。林公暗想：這是誰呀？聽一班酒客的稱呼，估計上去定是個極有勢力的差役，心中一動。那時恰好同座有個老者，年約七十以外，林公便向老者問道：「請教老丈！進來這位酒客是誰？好大氣派！」老者答道：「這位是清河縣裡的捕快頭兒，姓施名順。提起他的名字，方圓數百里，無有不知，本地的縉紳先生，販夫走卒，無不與他往來，就是江湖上的私鹽販子、綠林響馬、九流三教之人，凡是稍有名望的，也無不相識，端的是位頂天立地的好漢子，因此人家給他起個外號，叫做賽秦瓊施順。他在清河縣裡充當都頭以來，經手破獲的疑難奇案，莫不下數百起！因此大家都敬重他。記得他兒子做親，縣太爺也送禮登門道賀，可稱紅極一時的了。前年告病退卯，雖經縣太爺竭力慰留，他老人家終究擺脫開了公門生活，家居享他清閒之福。」

林公道：「他既然紅到如此，又為什麼要退卯呢？」老者答道：「他歷破巨案，不免與綠林中人結下深仇，尤其是長江幫首領韓大麻子，和他最過不去。有一天他赴西鄉吃喜酒，被韓大麻子得知，率領黨徒，等候在西麻鎮。施頭兒不曾曉得，乘船歸家，經過西麻鎮，被大幫圍住。正在這千鈞一發的當兒，恰巧私商大首領方老哥子坐船經過，見此情形，竭力勸解，才算彼此無事。那方老哥子也是水路上有名人物，平昔與施頭兒往來極好，幸而遇著他，否則施頭兒的性命就恐不保了。施頭兒受了這一次挫折，十分煩惱，回來就想退卯，無如本官不答應，只得敷衍下來。後來縣官命他去捉拿方老哥子。他想姓方的曾經救過自己性命，豈可恩將仇報？於是裝病退卯。」林公聽罷這一席話，心中暗想：他和梟匪原有淵源，兼之早已退卯，豈肯聽咱調遣？但是另訪一個與各幫鹽梟通往來的人，也非易事，舍他不用，又覺可惜！正想問，卻巧周保緒也閒遊到此。林公向他招呼，搬到他桌上共飲，並指著施順說道：「那個是名捕施順。」接著把老者的話略說一遍，並商收用辦法。保緒道：「不曉得他的住址，無從著手。」說到這裡，恰巧酒保走來，林公便向他問明，施順就住在道署相近。保緒在旁聽得明白，記在心頭，酒罷回轉道署。林公密囑保緒收用施順。

有一天保緒正在署前散步，瞥見對面走來一人，身高八尺光景。仔細一看，正是施順，就假裝怒容，向他大喝道：「施順你乾得好事？」施順驟聞此言，吃了一驚！定神觀看，只見道署前站著一個人，怒衝衝地瞪著眼。施順悄悄答道：「我安分平民，久居家園，只知吃飯睡覺，不曾幹什麼好事壞事。你是何人，敢來冤誣我？」保緒答道：「我是道署周師爺，你乾得好事，還敢抵賴？膽子可莫不小。」說時將手中旱煙門向施順頭上輕輕連擊幾下，叱道：「速去速去！」施順頓覺擊處隱隱作痛，想和保緒理論時，保緒已轉身走入署中。施順只好含怒歸家，連稱晦氣。不料頭痛漸漸增劇，到得晚間頭腫如斗，痛不可忍，呻吟了一夜。直到天明，他老婆薛氏向他問明得病原因，情知必是周師爺作怪！就趕到道署，跪在保緒面前，哭泣求救！保緒說道：「欲治此病，可將他扶來。」薛氏叩謝回家，叫人扶施順到道署。保緒仍用煙門，在他頭上輕輕遍擊一番，施順便覺腫痛若失，便向保緒說道：「周師爺你這種惡作劇太使人難當了。至於你昨天的說話，也未免太含糊了，究竟你知我乾了什麼壞事，要下此辣手呢？」保緒答道：「你有所不知，我們大人前天到南京去，孫制軍說你與鹽梟合伙販私鹽，命我們大人密拿重辦。我奉命密查，才知你是個好人。猶恐人言不足取信，有意在署前和你作耍，見你並不還手，才信是好人，只是此事幹係重大，上邊既然注意了，若不設法自白，如何可以了結此重公案。你也曾是公門中人，懂得此中底細，你道這件公事怎樣辦法？」施順聽說，急得一籌莫展。欲知後事如何，且待下回分解。